

仙樂舞廳
本館內巨場增建
廳惜資面新設
星
星
耀
爛
了
了
餘
音
幕
開
半
時
六
每
三
六
七
茶
舞
下
午
四
時
五
八
四
話
電

哲學家有說這麼的一句：「跌倒即是起飛的準備」。普通一般人，都認為跌倒是「不幸」，是「生不如死」的創痕。

一個孩子跌倒了，他將哭啼啼的告訴大人們：「說他如何不幸的跌倒，如何的受大痛苦。還有屈辱的孩子將『跌倒』看做是『平白』的，必然的，迅速的爬起來一滴的眼淚，雖然『跌倒』，還是迅速的飛起來。

同樣的，當一個遭受挫折而失敗的人人，將如何的沮喪，如何的咒詛命運，如何的浪迹遠去，有人將失敗當做是成功的試金，將失敗當做是成功途上的歷程，雖然豈是收敗於然的奮志向前走。

這就是顯然的奮志向前走，人都當做跌倒是「不幸」，是生命上的創痕。

但是，記得：「跌倒是起來的準備」。沒有跌倒，就沒有給你留下來的機會。

人爲什麼要休息？假使有人以這問題煩勞你解答，你將怎麼回答？也許，你將無從應說：「人倦了就要休息。」是的，我也坦然的答覆你。

工作是神聖的，而休息是必然的。人永不能說休息是工作的基石，休息是生活的罪惡，唯有休息的變形……懶惰才是罪惡。

休息不能減少工作的效率，沒有休息也許不能加點工作的功能。

但是，猶有更多人貧乏的人們，他們將休息。在背後，不斷的謀謀，想在他那不滿的熱念上加太多的所獲。還有更可憐的人們，他們爲着生命急須的壓迫，永不能得到休息的慰藉，不斷的爲生命工作着。

他們不愛休息嗎？他們惡意休息嗎？永不，他們都深愛，他們是以生命的精力去代替休息。

勞碌是幸福，但休息卻是公衆的先需。

青苔
仙膏

相角逐，我被他們重重圍住，無路可走，那時「人竊計生」，想由天

原子彈不僅是一種武器，而且也是軍事與政治上的一種新動向。鋼鐵，炸藥，飛機，去歲曾經逐漸改變了戰爭以及人類社會的性質，各有千秋。但原子彈的威力的確是人類社會的偉大變遷。他是一個可以粉碎世界上的任何作戰區以及世界上任何國際間的條約與聯盟，聯合國敵人投降的任務。

長時的遭遇。這是由武器的遭遇，展開到政治的問題。

原子彈落下的地的兩星期前，美國的地位如此：海軍可控制世界任何空域。空軍且可深入敵方進行空性的襲擊。但這種襲擊不能認為戰勝了，在意大利及齊格菲防線被破也證明空軍力量的限度，須待陸軍深入敵土，然後才可以完成敵人投降的任務。

原子彈的威力確極強極可怕，各國對他的加意特別敏感，已是常識了；亞洲方面，自珍珠港被襲，星洲，西力方籠絡了。今也己深深驚怖了。

從此新的國際關係產生了，盡日忙於搶先。法國報上忙於搶先

莫斯科方面却不會分辯什麼，對原子彈只偶然在報上上展列原形，有七十四行文字。但蘇聯首都則是知識繁榮。華府方面知道史達林曾有一星期的忙亂，然後對日宣戰。這是蘇聯正式對原子彈可能加速了戰爭的表現。

英國因為是原子彈秘密國之一，所以三強之中，她也不是秘密國之一。加拿大也是秘密國之一。

今天下午，夕陽在樓下慢步，我在樓下慢步，倒像看道被模稜的樹形的小根，穿插在有所謂「無孔不入」的它，怕熱不熱的天色，在春雨連雲的天地，像泥水不仔細地路上了，你跌倒，得了一個後可要小心的。

今天我看到這地連起幼年時代的北平，北平地連起幼年時代的北平。

際的時候，
到一個小窟
裏，伸出腿
間的縫隙，
勢。
善慶陰陰
而肥胖，食
李師表，食
，立刻教
回來，「以

「模！」的一聲，仰頭望了一個
大交。跌得他臉紅耳赤，像喝醉了
酒了，趕快爬起來用手撲弄衣服，
發現在衣角上染了一道青綠水，
用力地抹了幾下，顏色一點不變，
這時我是十分的小心，把那青綠，
跌後傷痛的小腿，走到祖母面前，
訴苦；她不但不同情，還要說我該
得這重受苦。我氣憤憤的站立不動，
這樣重苦我的恩婦。這件事到現在
我還沒有忘記。

而頭破使人跌倒，使人也許要
因而頭破血流，它播散在每個角落
的陰暗處。

白玉笏

前是強於炸藥炸藥兩倍威力。二次世界大戰炸藥力已超過二次大戰炸藥力的六十，而原子彈炸力比那改進的T.N.更強過一萬二千倍。

一百二十三架飛機各執原子彈一枚，其威力正與此大戰爭中歐洲埋毀的總和（二萬四萬五千三百九十五噸）相等。

新的政治紀元是以本市的廣島為開章。這分爲二說：（一）英美，加三國守原子彈的祕密期。（二）其國家發覺原子彈期。原子彈投下的最初

演「牛大王」一劇，賣座籌款。這一棒落民委署是個佳音，對於當事人的一片熱心記者是鼓喚住民之一，同時亦爲劫後理應該歌功頌德，拱手拜領這份恩賜。但倘有如果美中不足。

如果美不是過於健忘的廣版民衆，大概大王「這三字在僑華南報副刊上播吹過將的一劇壇」質個受過轟動，博得當時「廣版」得一個好爲的贊同，其題材可想而知，而得的新年頭竟又捲土重來，雖說「藝術」是斤計較，然而「牛大王」這次演出立的「丁冬」爲什麼不選較有意義的，立了這一齣在敝版「下飯」的劇本，在勝上舞口呢？據說演員仍然是那套人馬，景作裝了數萬元，堂皇一點「換湯不換底」的稍有理智的人，在那哈哈大笑着劇中帶淚罷。

我所不明白的是，抗戰八年中難道我我不可演的劇本？又不明白白度般的戲劇人才嗎？

對於劫後的廢設費，可憐呢。

「應該」的一員，論論如何，總覺得這

得大約年餘前「牛

軍期。那時，庶殷

這道騷戲，在蘇列

界限」的，無需片

爲了藝術，還是爲

的脚本，而需要蔽

頭以我政府名義重

女角換了一位，布

爲我。我想，知道

，看起來怕就要笑

沒有一本足供此

這是這一套人馬？

然而秘密終是

的，原子彈在最後

其他國家間劃分

鴻溝。幾年中又將

新改變世界的政治

，而且更出効力

果呢，這藝術器

列強紛紛的領域

如當初發明丁炸藥

封建各階級於均衡

而美國將來征服

原子彈製造的，也

樣不感興趣，一定

樣的

天。

在原子彈未出

場時，美國至少可

一代中稱雄世界，無

敢來問津。如今原

出現，美國似乎難

維了。英國的原子

許多人都說洋人是神聖的，前進的，他們不但科學昌明，而且樣樣比我們中國好。

於是乎，先生小姐們，便自稱聖潔了。香子，便是聖潔中的一件兒。

原彈子的秘密可無永不洩露的保證麼？無論那個有力的法治國雖可控制原彈子的發展，但對於秘密卻難以保證。美國前此可保持炸彈生產的優勢，但在五百個原彈子彈箱相若五萬個炸彈的數量，則已遜於英國，展開美金二十億元，製造美金二十億元，這只是等於美國兩星期所製造的而已，所以原彈子的製造，在經濟方面所富強的國家是受不到無限限制的。

（未完）

談西風

牧童

高貴的太太小姐們們，漫起了洋化的髮髻，穿上了洋化的衣服，腳上油亮的香粉，胭脂，口紅，香水……這樣才能把她們的年齡造成一「謎」，增進了不

樓連着一個露天的涼庭，而且和張女士的涼庭只隔着一排欄杆，

「唔」我說：「你忙呵；郭瑞

她笑起來說：「是的，我也喜愛文學，我們是應該早相識的，我沒有遇到你。」

的，而且，他們還的確有藝術天才呢，高跟鞋

她的瘋狂生活，實在對我有著許多的不利。夜夜，每被她那種辨不清

我猛地一怔，回頭看見隔樓窗

「那很好。」
「有暇到這邊來，我們應該一

人！
上流紳士們，穿西

鄰
羅
了。
那天黃昏，落日的

是郭瑞生夫人，那是郭瑞生夫人說過的那個會寫文章的神經質的夫人。

我常到她那邊，她也常到我這裏，經過了相當一段的日子，才知道有，張碧琳，她從未

「威士忌」，煙支是駱駝牌，出門是汽車，看的

涼庭搖椅上，趁着清涼
的心情，細嚼着清涼的

「羅先生」補說：「你閱的甚麼書？」

的憂鬱，她的身體是漸漸的枯頹了。

她說：「一天晚上，郭端生夫人告訴我

「那管它是不三不四的。」

「羅先生，閱甚麼書？」

我聽到隔壁的聲音在問我，我

「青年人，姓羅，也喜愛文學，
是你了。」

室。我看見她臥在牀上，無力的呻吟着，咳嗽是更厲害了，吐的痰更

這些拜倒於一西風的人物，不是飄飄然